

## 历史，就该这样说

■黄亚卓

托尔斯泰说：“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足以让一代代炎黄子孙去阅读和钻研，孜孜以求历史的真相，文化的缘起。然而，史籍浩瀚精深，每每让新入门者眼花缭乱，甚至望而却步。正史不易懂，野史不可信，一些通俗的断代史又缺乏完整的历史脉络，至于一些以图说形式展示历史的书籍，也大多让人看个热闹，不明就里。对于渴望耗时不多又能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普通读者而言，一部完整精要、笔调轻松的历史读本无疑是其最理想的选择。于是，多年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寻找这样的一部书——《中国史话》。

这是一套让得懂、容易读得开心的历史读物，没有通史的冗长，没有戏说的低俗，洗尽铅华，回归历史的立体真实空间，吸取近年来各研究领域的新成果，就这么一个个话题娓娓道来，大凡重大的经济变革、历史事件、著名战争、科学技术、哲学宗教、文化艺术以及伟大人物，都摘其精粹，予以介绍。书中运用新的史料，尤其是近几十年历史、考

古、文物界的新发现和标志性研究成果，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客观深入的观察、分析和评述。采用“话题体”的写作形式，既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又具体而微、生动有趣。

与一般的历史读物相比，此书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特点：

### 凸显立体历史空间 凝聚多层次知识要点

此书不同于一般史书按时代先后单线说史事的平面模式，而是将一时期的政治史事、文学艺术、科技发展等融合在同一个空间里，呈现出一个多维的立体历史空间。

如讲秦王朝的历史，在“秦王朝的统一与崩溃”大话题下分为四个小话题讲述：“振长策而御宇内——中国第一个封建皇帝”、“郡县与灵渠、长城——秦巩固统一的措施”、“焚书坑儒”——在统一问题上的“一场斗争”、“骊山陵和兵马俑——秦末的社会矛盾”，秦王朝虽然在历史上只存在15年，却发生了许多震惊后世的大事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个层面。这里仅用13

页的篇幅四个小话题便展开一个立体的秦王国，让读者在言简意赅、生动形象的描述中轻松把握住有关这个时代各个知识要点。

最难得的是，作者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用极轻松的笔调写出，并恰当地融入文学艺术常识。

此外作者具有崭新开阔的视野，注重各学科之间的融通。如从有巢氏构木为巢谈到中国古代建筑的起源和后世的应用，从神农氏教种五谷写到农耕文化的兴起，从神农尝百草到中国医药的发展。至于各时代的科苑名人，更有专节详说。读历史的同时综览百科万象，此史话虽体小而面广，虽语少而思精。

### 插配知识性较强的图片 增强多重视角的阅读感

比起图说彩印的华丽读本，此书显得低调而沉静。尽管也插配了近百幅图，但图片不是为了点缀所需，而是与文字互补的必读知识块面。此书图片丰富多样，大致分五个系列。

一是神话人物系列。如伏羲

氏、西王母、山鬼等神话传说中的重要人物，这些也是古代诗文中常出现的意象。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后为道教所信奉。在《穆天子传》里，她是一个雍容平和、能唱歌谣的妇人，在后代小说、戏曲里，又被称为“瑶池金母”，每逢蟠桃成熟时，她便大开寿宴，诸神仙都来为她祝寿。旧时民间因此常将西王母作为长生不老之象征。书中写“穆天子西游的故事”，既有生动的故事描写，又有西王母的经典造型到中国医药的发展。至于各时代的科苑名人，更有专节详说。读历史的同时综览百科万象，此史话虽体小而面广，虽语少而思精。

二是文物图景系列。如云广西双版纳傣族干阑式建筑、西汉早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马王堆三号墓出土)、指南车模型、唐三彩女子、泥活字版模型、铜方日晷、郑和宝船模型等。文物考古发现，西汉时虽然已经造纸，但纸并未被加以普遍应用。竹、帛反而成了绘写的常见材料。帛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古书上有“著于竹

帛”之说，竹是竹简，帛是缣帛，即一种裁好用以绘、写的丝织品。书中插配西汉早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可以让人直观感知早期这种珍贵书写材料的样貌。

三是名胜古迹系列。如王昭君墓、汉朝玉门关遗迹、武侯祠、武陵草堂、华清池、赵州桥、精忠坊、沈园、白鹿洞书院等。

四是历代帝王名人像系列。如帝尧、夏禹王、孔子、诸葛亮、武则天、岳飞、朱熹、明太祖、顾炎武等。

五是名画、书法系列，如唐颜真卿《祭侄文稿》、金武元直《赤壁图》、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清苏六朋《东山报捷图》等。

如此丰富多彩的图片，不仅使文字生动可感，自身也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欣赏价值。

### 追求叙写历史事件的生动性 呈现较强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著名国画家董辰生阅读这本史话后说：“这部史话写得好，好在比正史易懂，比野史可信。”

的确，这本书让人读来如读故事般的轻松入胜。但又与“故事体”



《中国史话》(全二册)，郭伯南、刘福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定价88元

讲历史故事不一样，而是围绕一个话题，有时通过一个历史故事，说明人们已思考过甚或深入思考的历史问题，或阐述一个道理。同时又做到科学地介绍，客观公允的评价。

对于说史者而言，植根于历史的真实而从辩证唯物史观的角度去评述历史是非常难得的，自然不易失之偏颇，而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天地万物的神秘犹如夜的漆黑——它是伟大的。知识的幻影犹如清晨的雾”(泰戈尔)，一代代的人们总是在试图拨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迷雾，作寻根式的探究和寻访，那就请先打开《中国史话》——这扇难得的回望历史之窗吧。



《青春合伙人》，廖四平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定价58元

年的青春梦想在都市与乡村的两难困境中终究无枝可依，他们或者要为资本与权力的原罪付出代价，或者要为位势与资源的先天匮乏透支人生。在生长于斯的原土上无法获得的东西，在遥远陌生的异国是否能如愿以偿？周瑾腹中的孩子是否将遭遇比牛臻昱更好的命运？掩卷遐思，我们感受到的究竟是希望还是无奈？这些问题，不知道作者四平先生是何看法，但是不同的读者肯定会有各自不同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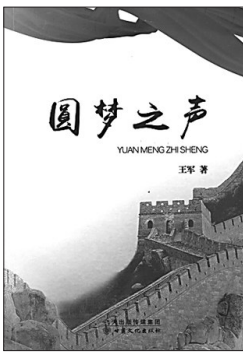


《我把声音读进生命》，崔志刚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定价45元

后期恐不可想！

子期之所以能将伯牙的琴意说得神准，或许并非因他有多么超拔的艺术悟性，恐怕主要是因为他有心，志在弦上乐中，能与操琴者相通。正因如此，才被引为知音。琴如是，诗又何尝不是？

如何才能有心？心应放在哪儿？走进书中，深味诗意，一千个读者便会生发出一千个哈姆雷特，爱诗如你，聪慧如你，或许会有更多意外之得。



《圆梦之声》，王军著，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定价25元

续风。响遏行云横碧落，清和冷月到帘栊。兴来三弄有桓子，赋就一篇怀马融。曲罢不知人在否，余音嘹亮尚飘空”。愿王军同志的《圆梦之声》付梓后，以其嘹亮之声为党的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正能量。

## 同学在歧路，多故少年时

■沈立岩

我与四平先生仅有一面之缘，那还是在多年前北师大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虽然交谈无多，但四平先生的坦诚爽朗令我心有戚戚。所谓“倾盖如故”，或是之谓欤？日前四平先生发来长篇小说《青春合伙人》书稿，且以书序相托，令我既感且愧。所感者四平先生之真诚信任，所愧者我于小说创作素无心得，唯恐评鹭失当以至佛头着粪，是以踌躇者再三。怎奈四平先生勤勉有加，使我再无逡巡顾盼之理由。况且文学作品，原本即为阅读而作，一旦问世，面对的将是各种各样的读者，其中自有斲轮老手、月旦名家，但更多的还是和我一样的普通读者，他们的看法。

大抵一个词语，总是牵连着一片联想的义域，仿佛冰山露出的尖顶。“同学少年”，很容易唤起对青春、探索、梦想、成长的记忆。用社会学家库

利的话来说，学校是家庭之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首属群体”，是人性形成与发展的最初土壤，个人情感在其中“获得共鸣而被社会化”；更为重要的是，人与人交往的目的通常都是为了从中获取某种资源，而只有首属群体的人际交往才不具有这种功利的属性，首属群体的人际关系是友谊关系而非利益关系。这正是同学少年时代最为可贵也最难以令人忘怀的特质。

但是，少年总要长大，同学终将分离。同学少年又正是人生中一个极为关键的转折期，因此也充满了动荡与变化。懦弱的少年可以变成强悍的领袖，纯净的书生可以变成老练的市侩，同学少年之时又正是对周遭社会变化最为敏感也最具接受性的时期，因此羽化成蝶、蜕变为虫的可能性同时存在。而这，也正是同学少年时代最为奇妙也最令人感慨之处。尤其是当个体的变化与

社会的变化交叠纠缠之时，其中的意味更是涵咏不尽。

四平先生的《青春合伙人》，便是这个敏感纠结之处打下了一根杆子，撬开了一个口子，让我们从中看到一个五色斑斓、五味杂陈的世界。学校，作为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学生汇集交集之所，缔结了复杂的社会关系，折射着微妙的社会脉动。

记得好像有人说过，每个人都生不逢时，他们不是出生得太早，就是出生得太晚。这话如果用来指涉小说中由牛臻昱为核心的这群90后少年，倒是比较贴切。对于他们来说，田园牧歌的乡村与高歌猛进的都市都已经非复当年，他们不得不面对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前瞻都市，向上攀登的社会流动阶梯越发地狭窄与险峻，财富与地位的社会资源日益稀缺，留给青春浪

漫与激情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回望乡村，杨岳两家横霸乡里，杨志才这种新生代的村长俨然已沦为资权交易的变种，他们将乡村社会中残存的伦理秩序和道德温情腐蚀殆尽。在这两难的困境之中，同学少年的成长之路注定坎坷异常。

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牛臻昱被赋予了一种理想人格。他是幸运的，父母的奋斗已经为他奠定了一个中等阶层的家世，而且他自幼聪慧，少年老成，性格温润，品德高尚。不过他的精神世界似乎就像一座斜塔，他的心灵被《边城》式纯净的乡土社会所吸引，脚跟却不得不站在充满利害关系的现实之中。这个人物因可以恰当地隐喻当代青年矛盾纠结的心路历程，并成为一个可以剖解时代症候的微观个案。在这个斜塔式的精神映射下，物质的都市和精神的乡村

成为充满张力的两极世界，传统农业社会的道德理想与现代商业社会的利益角逐构成了此起彼伏的精神变奏。

环绕他也同样形成了两个阶层的力量撕扯：一个是以刘成丝、施玉婷为代表的官二代、商二代，一个是以谢海福等为代表的平民子弟。前者凭借着前辈缔造的优势颐指气使、任性挥洒，后者渴望着通过炒股之类的创业活动博取向上层流动的机会，作者用大学里狭小的人际圈凝缩出大时代的阶层图谱，使得同学少年的爱恨情仇转化为社会关系的微妙隐喻，而他们的兴衰沉浮也就成为作者对社会变迁的文学预言。无论如何，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里，青春恋曲已经很难保有其浪漫主义的纯美而抵御向青春挽歌的衰变。

小说的结局意味深长。同学少

## 心悦诗兮诗亦知

■何南

初知央视新闻主播崔志刚写诗，是在一个大型诗歌朗诵会上，那次我们同为嘉宾，不同的是，他是朗诵嘉宾，我为“坐台”嘉宾。

读罢主办方为他划定的“责任田”后，他兴致正浓，又慷慨地带数百名现场观众走进他的“自留地”——他朗诵了自己的诗作《我不是诗人》。

诗人记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只记得古往今来的诗篇至少要有韵脚

只信奉中国的诗词要有中国的味道

用今天的语言书写我中华文化的自豪

不接受跟着西洋的风格瞎跑

于是，对我而言，那次活动便多了层意义：不仅知道了崔志刚在写诗，还知道了他正做一个公众号，该公众号粉丝多多、同道多多；更重要的是，他已将自己的诗歌理念和盘托出。

心有戚戚焉。

几十年前，闻一多先生曾提出中国新诗的“三美”主张，即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并身体力行，写出了一批“三美”兼备的新诗，一时间，不同流派的诗人并行或追随，竟绚烂成中国新诗最早的春天。

看崔志刚的诗论，也对“三美”极为推崇，且提出“新复古现代诗”的概念，试图以自己的笔力拉新诗向“三美”靠拢。事实上，他已在公众号上推介了太多这样的诗，并将自己的主张体现在自己的诗作里。

在长长的诗论文章中，他提出，诗歌要“能懂”“能诵”“能用”“能通”“能承”“能生”“能静”“能共”“能梦”，这样的主张便是遥遥闻一多先生的具体行动。

相对于崔志刚充满哲义、或褒或贬“三观”的诗作，我更喜欢他爱情题材的诗。

面对一张白纸，一个关西大汉，持铜琵琶、铁板，唱“大江东去”，唱“一种叫‘血性’的东西不可能再有”时，他是可敬的。然而，爱情面前，一个人的灵魂变得柔软，化身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晓风残月”，歌“想你的傍晚有点冷/刚下过雨的窗外吹着风/抚摸着胸口有些疼/那是你扯着我的心动”(崔志刚诗《都能懂》)之时，他的可敬依然，却又多了些可爱，二者的

融合便是真实。

百炼钢与绕指柔的分野在哪儿？或许，“剑胆”的基础或极致正是“琴心”呢！

不仅在爱情面前，面对亲情、友情，甚至自然现象，崔志刚的笔都会柔软如绵。

《我是母亲身体外的另一颗心》《2017年的初雪》，单看诗题，柔已拂人面；2017年7月1日多了一秒种，也能逗引出他的一首诗，真是“一秒偷心”哪。

在与友人的对谈中，崔志刚反复强调自己不是诗人，强调自己不敢写古体诗，但在他的诗论文章中，他又对中国古典诗歌条分缕析，将古典诗歌的几座高峰推至读者面前，显示了他深厚的研究功夫。

其实，他并不乏颇具古意的诗

作。聊举《秋雨急》一首：

天河一动西南倾，暮来急雨洗晚晴。

潇潇落雨走惊雷，飒飒清凉过秋风。

该诗，除了他反复强调的不甚讲究平仄之外，可谓有声有色。

崔志刚的公众号叫“我诗写我心”。对此，我想赘言几句。

我诗写我心，首先，诗人须有心。

无心，自然不能写诗；假若有心，心在何处？也是个问题。

心在“热爱”处，一诗初成，自然请老妪评判一番，而不会难为情；心在“卖弄”处，自然不顾别人能否看懂，甚至故意让人不懂，以示自己高明、他人弱智；心在“糟蹋”处呢？

## 余音嘹亮尚飘空

■马延宗

丙申年岁末开始到了酉年正月，我有幸拜读了王军同志的晚岁之作《圆梦之声》的初稿。在此之前，作者还出版了他的回忆文集《走出大山》。

王军同志是一位从基层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成长为兰州市的一名领导干部。他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忧国忧民方面的箴言。本篇文章似声声激昂的呐喊，鼓起神气，排除艰难，奋勇向前，为振兴中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梦想而奋斗。洋洋20余万字，读后我情不自禁地在他的文稿旁写下了几句感言：“内容丰富、论理充分、论点高远、语言质朴、顺接地气。”读完

王军同志的《圆梦之声》，掩卷沉思，我倏然想起了作者在其回忆文集《走出大山》扉页上的一段话：“仰首是春，俯首是秋，青春易逝，流年飞转，这世界上唯一扛得住岁月摧残的就是才华。”说得对，事实亦然。《走出大山》里展示的王军同志从18岁至73岁这段岁月时空中不同时期的20个影像，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从一个充满稚气的童子逐步变成表情坚毅的岁月不留情，正如影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歌所唱的：“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孔，淹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

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诚哉斯言，感同身受，王军和所有的人一样，他那个鲜活的面孔不会永久留世，但那彰显出的“刘郎”才气，岁月是带不走的。王军同志的《圆梦之声》，非同凡响，它不是一般口号式的政治说教，也不是东凑西拼起来的“官样”文章，它是作者历经数十年在改造主观世界的长河中积淀的心声。他的自述文稿中有一段这样叙述：“人生不易，前进的道路不可能都是平坦的，会有坎坷和弯曲，生活中不可能事事顺心如意，会有料想不到的苦辣。我们无法选择也无法改变生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心灵的重量，给它加码加力，才能稳稳地

站稳脚，不被风浪吹倒打翻……”这是王军同志的人生感悟，一个没有经历过坎坷曲折并战胜艰难险阻的人，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感悟的。

通览王军同志的《圆梦之声》，就好像看到了在惊涛骇浪的大海里搏浪前进的弄潮儿。同时，从中也显露出他文采飞扬的才气。(读了他的这些文章，人们也许会发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在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的事业中多么需要有一千一千万这样的公仆呀！”的感叹。)

王军同志的这本集子取名为《圆梦之声》，既然是“有声”之作，我便借唐朝诗人赵嘏的一首诗结尾，“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